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山水情 第一回 俏書生春遊逢麗質

上巳踏青佳節，紅芳著處爭妍。行春遊子厭喧填，覓靜寒山逢豔。借意千金淑媛，賺成雲雨連連。蜂狂蝶鬧樂無邊，惹得芳心轉旋。

右調寄《西江月》

話說人生夫婦一倫，乃是五倫中第一件。假如沒有夫婦，那裡有父子？沒有父子，那裡有兄弟？沒有父子兄弟，那裡有君臣朋友？所以古人說得好，道是：天地，大夫婦也；夫婦，小天地也。以天地比夫婦，夫婦豈不是人生第一件？後面許多姻親眷屬，都在這裡起頭的。所以人生在世，無論極大的事，即如小小遇合，那一件不是姻緣？而獨是夫婦叫做姻緣？姻緣者，有所緣而方始成姻也。姻緣一事，平平常常，稀稀奇奇，古古怪怪，那裡說得盡也！有以所見為緣的，也有以所聞為緣的，也有以所想為緣的，也有以所夢為緣的，也有以有緣為緣的，也有以無緣為緣的。緣之所在，使人可以合，使人可以離；使人可以生而死，死而生。總之，不出小子所說「平平常常，稀稀奇奇，古古怪怪」十二個字中。

我如今說一樁姻緣故事：郎才女貌，兩下相當，娶的願娶，嫁的願嫁，中間又有人作合，又無不知情的父母從中阻隔，又無奸謀強圖興波作浪，乃不知為甚麼緣故，天公偏不許你容易湊就，曲曲折折，顛顛倒倒，直到山窮水盡時節，方始相合。這也是稗史中一樁好聽的事。

那件故事，卻在宋熙寧間。姑蘇縣洞庭東山，有一個姓衛名彩字旭霞的年少秀才。其父衛轄，字匡國，是個貢士出身，做過孝豐縣知縣。夫人是蘇州蔚溪杜家之女，止生得這旭霞一子。旭霞在十七歲上，不幸父母相繼而亡。既無叔伯，又鮮兄弟，兢兢孤守，唯一主一僕居於長圻十里梅旁之村舍。為人瀟灑脫俗，胸儲二酉，學富五車，面龐俊俏，人材飄逸。每每出去遊玩，男人見了則稱羨不已，女子見了則向慕靡窮。

一日，渡湖到郡去探望母舅，住下幾日，恰遇三月上巳，踏青佳節，同了表兄杜卿雲，步出閭門，去游支硎。一路上喜得風和日暖，桃柳芳菲；來往遊人，舟輿絡繹，士女駢闐。

兩人也不乘轎，走到觀音街上，摩肩擦背的擠至殿中，玩了一會。見這起人挨擠得狠，旭霞對卿雲道：「我們何苦也在人叢中擠軋？尋一個僻靜所在去坐一回，倒也適意。」卿雲道：「使得。待我領表弟到寒山去，有個尼姑靜室在那邊。這所在幽閒僻靜，妙不可言。更於這庵主了凡是相認的，此去自然有茶吃。」旭霞道：「既如此，乃極妙之事。表兄何不早說？但可有標緻尼姑在裡邊麼？」卿雲道：「不瞞表兄說，這了凡師兄弟兩個，真正俊俏得緊，只怕表弟見了要動火，空咽涎唾哩！」旭霞道：「休得取笑，我們快去！」

說罷，兩人出了山門，攜手緩步走到近庵的所在，見一石上摹勒「寒山」二字。旭霞看過，乃驚訝道：「原來，唐時杜牧有『遠上寒山石徑斜』之作，就是此處。果然幽雅，名不虛傳。」

兩人互相贊歎了一回，遂同走到尼庵門首。但見禪扉洞啟，輕輕的步入迴廊。恰好尼姑聽得犬吠走出來，劈面撞著了兩個俊俏書生，乃道：「杜相公許久不見，今日何緣得到草茅？請到佛堂裡去隨喜。」杜、衛二人見了這尼姑丰姿秀美，體態幽閒，暗裡頓覺動情，喜不自勝；一徑隨了尼姑步入佛堂去，假惺惺的參拜了大士，起身來向了凡作過揖坐下。

卿雲啟口道：「師父一向好麼？」了凡乃歎口氣道：「蒙相公問及，但小尼因前世不修，得陷入空門，日夜受清苦，有甚好處？」卿雲道：「既如此，今世著實修修，行些方便，結些善緣，來世自然不復入空門受孤單了。」了凡道：「休得取笑。敢問這位相公尊姓？」卿雲道：「是我的表弟，姓衛，字叫旭霞。」了凡又道：「尊居住那裡？」卿雲道：「住在洞庭東山，年方弱冠，尚未曾有室。師父替他做個媒人。」了凡道：「相公們俱是名門舊族，怕做媒的少，要小尼做？休得又來取笑。」卿雲道：「今年我們表弟進京去鄉試，倘得中了，薦他來做護法可好麼？」了凡道：「相公此去，自然名登金榜的，但是怎肯到荒山來做護法？」說罷，了凡只管注目相盼旭霞。旭霞亦不免著眼了凡，兩邊眉來眼去一回。

了凡去拿茶吃過，正欲引進斗室中去，再用果茶，卻見外面氣轟轟的跑一個老蒼頭進來。仔細一看，竟是杜家使者。那老蒼頭見了家主乃道：「我那一處不尋到？早是我記著相公年年遊山，要到這裡來吃茶的。不然，這樣人山人海的所在，就是仙人也難尋著。」卿雲道：「家中有恁急事，特著你來？」蒼頭道：「不要說起。大相公才出得門，不知大娘娘因甚忽然放死起來；叫喚多時，方得甦醒。老相公吩咐：請相公速速回去。」

卿雲聽了，遂吃一驚，乃對旭霞道：「遊興正濃，聞此急信，只得回去了，怎處？」旭霞道：「遊玩本非正事，表嫂之恙要緊，還該作速回去。」卿雲道：「但因弟之事，而掃表弟之興，奈何？」旭霞道：「這個何妨？目下喜得天色尚早，不若表兄同尊價先歸，讓弟獨自暢游一回，抵暮步回。此實為兩便者。」卿雲道：「如此倒好。但是失陪莫罪。」說罷，竟自別過，慌慌忙忙的了，只剩得旭霞在庵。

不道是了凡乍會間竟看上了旭霞，見得卿雲去了，也竟不在心上，仍舊留這衛旭霞進去，說道：「如今請到裡面去坐，待小尼打餅來吃。」旭霞道：「初會怎好相擾？」了凡道：「不瞞相公說，那杜相公時常來吃的，只是荒山淡薄，有慢莫怪。」說罷，遂領了旭霞曲曲折折走到斗室中去，教他坐下，自己拽上了門，往廚下去了。

旭霞獨在室中，思想這尼姑古怪，在那裡走來走去的付度。瞥見壁後另有一室，在門縫裡悄悄偷瞧，庭中紅芳爛漫。輕輕推開了門，挨身進去。這室中精雅莫比。走下庭階，見一樹海棠開得嬌媚，實為可愛。玩過一回，復入室來，又見一榻鋪設得華麗非常，羅帳金鈎，錦衾繡枕，此時驚駭無已，遂暗想道：「不信這尼姑如此受用！」又想一想道：「出家人不該用這豔麗之物。」

正遲疑間，走近桌邊細玩，真個窗明几淨，筆硯精良。見這桌上押著一片箋兒，上面寫著「賦得露滴花梢鳥夢驚」之句，又暗想道：「此更奇怪了！這樣雅致詩題，難道那尼姑也曉推敲的？只恐不是。如今我也不管，也恰好有筆硯在此，又值我詩興方濃，不免趁此題做兩首在上，少不得有著落的。」想罷即研墨潤筆，吟成二首，寫於箋上，詩曰：

露滴花梢鳥夢驚，紙窗斜月正微明。

淒淒恒憶巫山女，獨臥蕭蕭聽竹聲。

其二：

月落窗虛竹影橫，龍涎繚繞看雲生。

短檠明滅閒相照，露滴花梢鳥夢驚。

寫畢又念過一遍，仍舊押於桌上，悄悄的拽上了門，原到斗室中坐下，躊躇費想。

只見那了凡同著一個婆子，掇了茶果餅食，自己捧了一壺茶，出來同旭霞對面坐下。吃過幾杯，旭霞道：「貴庵有幾位師父？」了凡道：「還有一個師弟雲仙，便是兩個住下。」旭霞又問道：「兩位的青春幾了？」了凡笑一笑道：「小尼今年二十四歲了，師弟止得二十歲來。」旭霞道：「可惜這樣年少，都出了家。方才說令師弟，可肯請出來一會麼？」了凡道：「今日出去了。」旭霞道：「小生緣淺，恰好不相值。」

了凡道：「是就來的。」旭霞道：「到那裡去了？」了凡道：「近日崑山有個姓鄔老爺的夫人同了素瓊小姐在小庵作寓，鎮日出去遊玩的。今早師弟同他們到花山去了。」旭霞道：「崑山那個姓鄔的鄉宦？」了凡道：「小尼一時記不起他表號。就是廣州韶州府樂昌縣做知縣，因水土不服，去得三個月，就死於任所的。」

旭霞道：「原來，就是鄔吉甫老先生。」了凡道：「還是相公讀書人相知廣，倒曉得他的號兒。如今他的奶奶又沒兒子，只有這素瓊小姐作伴，年年春裡要到小庵來的。」旭霞道：「敢問他的小姐幾歲了？容貌何如？曾適人否？」

了凡道：「若問那小姐的年紀，正得十七歲，尚未曾適人。若要說他的容貌，教小尼怎個形容得盡？待我慢慢的說與相公知道。那小姐真正生得眼含秋水，眉分翠羽，杏臉桃腮，柳腰藕臂。更於那柔荑十指，出袖纖纖；嬌軟金蓮兩瓣，落地穩穩無聲；且又詞賦都佳，琴棋書畫，靡一不精者，就是古時的王嬙、西子，小尼雖不曾見，諒來也不過如斯。不要說男子們見了魄散魂消，就是小尼輩見了，也覺可愛。」

旭霞道：「依師父說來，是個傾國傾城之色了。」了凡又道：「相公，這個小姐是貴人之女，聰明嬌好，也是當然的，不必去羨他。誰知他有一個侍女春桃，相貌大略與小姐不相上下，兼且從幼同小姐讀書寫字，今雖不能勾一般吟詩作賦，啟口慣要談今說古。相公，你道好不詫異，好不動人情也！」旭霞道：「世間不信有此二妙！倘他歸庵時，可能賜小生一面否？」

了凡道：「這個容易，在小尼身上，包你相見。」旭霞道：「小生若得他的芳容一睹，來日就死，也不教做虛生人世了。」了凡道：「相公小小年紀，說出色中餓鬼的話來。」旭霞道：「師父，小生還有一言熟商。他們歸來，見我是個男子，就要生疑了。」

了凡定睛一想，道：「有了！不如我與你權認了姊妹，便於相見那時好從中幫襯，盡教你眉來眼去，使那老夫人不生疑慮之心。」旭霞道：「若得如此，不要說認姊妹，就是拜師父做娘，小生也情願！」說罷，即將雙膝跪於地下。那了凡見如此光景，滿身都麻了，竟自一把抱住旭霞，親上幾個嘴。旭霞此時意思，也覺著魔的，但是心裡存著要求功名的念頭，道是替尼姑做了事，終身蹭蹬的，只得硬妝喬的推開了。

了凡乃道：「好個嫩貓兒。有葷在口邊不要吃！」遂暗想道：「待我停一回，算個妙計，今晚留他住下，不怕他不上我的鉤。難道與他歪纏了半日，白白裡放他去了，倒教我害相思不成？」

想罷，正欲復談，只聽得外面叫一聲：「師兄，奶奶、小姐回來了！」了凡答應一聲，忙叫婆子收了茶果，打掃乾淨了，抽身走到殿上，見了老夫人，乃道：「奶奶、小姐回來了。今日花山之游可暢麼？」老夫人道：「幸喜遊人稍稀，虧這雲仙師父引道，都遍遊到了。」說罷，遂問道：「師父在裡邊有恁政事？」了凡道：「今早小尼的弟子來探望，陪他在裡邊，故爾失迎了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令弟幾歲了？」了凡道：「今年甫弱冠，是個有名的少年秀才，但境處孤貧，尚未受室。」夫人道：「我一向不曾曉得師父有這樣一個好令弟在那邊。」

雲仙聽得了，暗裡也覺好笑，乃接口道：「連小尼同住的也是。」了凡對著雲仙，把眼色一丟，雲仙便縮了口。了凡道：「待我去喚他出來見奶奶的禮。」老夫人道：「不消驚動他了。」了凡道：「豈有在這裡不出來相見的？」說罷，竟自進去。夫人道：「既如此，小姐退後些兒。」素瓊聽了母親之言，叫了春桃，同躲在遮堂後邊。

誰知，了凡領了旭霞，倒開了正門，竟從遮堂後走出來，劈面撞著了素瓊小姐，急得他沒處躲避。了凡道：「小姐不要踟促，待舍弟去見了奶奶，少不得也要作揖的。」遂引上殿去。旭霞見了老夫人，深深的作過揖，思想要親近他小姐，啟口就奉承他幾句道：「晚姪的家姐蒙奶奶護法，使彼衣食有賴，得固守清規，皆奶奶覆庇之恩。不要說家姐感激，就是晚姪，亦當效銜結。」老夫人謙遜了幾句，了凡即對旭霞道：「隨我來，一發見了小姐的禮。」

老夫人一把扯住道：「這個不消了！」了凡道：「奶奶不妨，必然要相見的。」老夫人被強不過，只得放手。那衛旭霞猶如得了赦書的，喜孜孜走到遮堂後去。見了素瓊，仔細一看，恭恭敬敬地作了揖，大家偷瞧一回。旭霞撒身轉來，又與雲仙相見過。

老夫人見得在佛堂裡男女混雜，殊覺不雅，遂叫了兩尼，一同竟到裡面去了。只剩得旭霞在外，於壁縫裡東張西望，虛空摹擬，好不寂寞！真個是：

暮地裡撞著了五百年風流孽冤，

忽然間別去了瑤池上嫵娜天仙。

卻說夫人、小姐進去，就坐在旭霞先前吃茶的所在，吃點心。不道，那小姐出去遊玩了半日，一到裡邊，急忙走入臥室去。走近桌邊，開了鏡台，整整頭面，瞥眼轉來，只見這片箋兒寫滿楷書在上。

素瓊此時嚇呆了，想道：「這詩題昨晚是我擬的，正欲推敲，因神思困倦，擱筆而睡。今早又值母親催促起身，所以不曾收拾得。不知何人敢爾大膽，闖入此室。待我細看箋上便知端的。」乃念過一遍，知是兩首絕句；後面款落「洞庭衛彩」，更覺驚疑不已。暗想道：「這詩字字清新自然，是個風流人品做的。但那人何由得竊進此室來？難道這了凡曉得我的臥榻在此，放人進來不攔阻他？真正使人莫解。且俟明日悄悄地細細盤問他，必有分曉。」正費解之際，只聽外面有請。把這箋兒藏好了，出去坐下。不題。

卻說那旭霞見神仙歸洞天去了，真正進退無門的難過，在殿上自忖道：「目下天色已暮，欲待歸去，又捨不得那嬋娟；住下，又恐這尼姑是誑言。如今不免在蒲團上打盹片時，死著心兒牢等那了凡出來，探其動靜，再作區處。」正是：

欲求生快活，須下死功夫。

卻說那了凡同老夫人、小姐吃了點心，安置雲仙陪著，一徑走到外廂來，暗想道：「不知這書呆子可在殿上了？我算起來，這樣一個標緻男子，特地到此，不怕他不中我意。目下出去時和盤托出了，他倒要生疑起來也未可知。若先說個謊，作難他一番，看渠怎生模樣。」想著，走到殿上去，只見，旭霞在蒲團上打瞌睡，悄悄地走過去，把他當頭一拍，嚇得他直跳起來。旭霞只道有人跟在了凡後邊，原叫一聲：「姐姐來了麼？好人哩，丟我在此，等得一個不耐煩。」了凡道：「如今天色已暮，我道你去了，不想還在這裡，誰讓你等？」

旭霞聽了這句話，猶如青天裡一個霹靂，幾乎嚇死，只得上前求告道：「方才許我成其美事，怎地又變了卦了？」了凡道：「我許你眉來眼去，這就教做『成其美事』了。莫非你得隴望蜀，思想別樣勾當？若欲如此，我出家人做了這樣迷天大事，要墮阿鼻地獄的。況若被老夫人知覺了，我這條性命可是不要活的。你既要我幫襯，方才我有意於你，怎麼全然不睬，妝喬推阻？目今縱有好機會，也不干我事了。」

旭霞此時，急得滿身冷汗，四顧周遭並無一人，連忙跪下去道：「適間是得罪了，幸寬恕了我這一回。後來憑你要怎麼，當一一領命。」了凡上前扶起旭霞，道：「不要著忙，你既許了我，待我盡力設計，聽我言，目下也不該在這裡坐了，倘有人看見，諸多不便。」旭霞道：「這便怎處？不若待我藏在這佛堂廊下罷。」

了凡乃笑一笑道：「這像什麼話來？我有一間暗房在裡邊，領你進去，反鎖在內，待計成之後，放你出去行事，可不妙哉？」旭霞道：「極妙！極妙！」說罷，遂引了旭霞，轉轉曲曲走進暗室，真個反鎖他在內，自己轉身進去，暗想道：「如今是我幾上的釜中魚了。」正是：

不施芳餌下深潭，怎得金鱗上我筌？

雲雨今宵准有分，安排牙爪試良緣。

那了凡反鎖了門，自進去了。旭霞在暗室中，眼望捷旌旗，耳聽好消息。在裡邊走來走去，摸著了一張榻，想道：「左右此時尚早，恰好晒倦得緊，不免就此榻上少睡片時。倘他算計得就，清醒白醒的去摩弄他一番。」想罷，便於榻上轟轟的一憩。

正欲覺來，只聽得門上鎖響，且跳下榻，揩揩眼睛，摸到門口。那了凡已自走進門來，低聲啞氣的說道：「事已成了，但還要略等一等。」旭霞道：「怎的還要等？」了凡道：「豈不曉得『要吃無錢酒，全靠功夫守』？」旭霞道：「敢問師父的妙計怎樣行的？」了凡道：「也是你的天緣。這小姐夜夜同老夫人睡的，今夜不知為何，老夫人叫雲仙去伴他，叫這小姐到我房裡來睡。喜得他會飲酒的，被我燙一壺酒，灌得他醅醅已入醉鄉，昏昏沉沉的卸了衣妝，沒頭沒腦的睡在被窩裡。你若去的時節，不要掀他的頭

面，出來竟掀開了下半截，輕輕行事，不可驚醒了他，切須牢記。」旭霞道：「蒙師父指教，自當一一小心。」

說罷，了凡引旭霞到房門口去，將自己的臥榻指點與他記了，又吩咐道：「完事之後，一徑原到暗室中等我，還有計較，切不可久留在房中。」旭霞記了，原到暗室中等著。那了凡進房去，脫了衣服，藏過了這只小小僧鞋，吹滅了燈，沒頭沒腦的把被包好了這光頭，假睡在那邊。

卻說旭霞心驚膽戰的扶牆摸壁，走近牀前，輕輕揭開帳子，細聽一回，但聞得被窩中鼾之聲，遂信了尼姑之言，認真是醉睡在那邊。悄悄的將手去掀開了下半截被兒，把這牝戶摸一摸，滑滑潤潤的好一件寶貝，遂脫褲解衣，魂不附體的扒上牀去，輕輕鬆鬆開了兩肢。此時還自認真道是小姐，恐怕不曾經風浪的，弄痛了他覺了轉來，著實把些津唾抹了龜頭，在戶口溜了三、四次。誰知引了尼姑的淫水出來，把衛旭霞這件利物一滑滑了進去，直抵花心。一個明裡通暢，一個暗地酥麻。誰知那旭霞慾火動了這一日，上玉坡去不多時，竟自雨收雲散了。恐怕驚醒了他，輕輕的抽身下牀，穿了褲子，仍舊替他蓋好了，難割難捨的摸到暗室中去。橫臥榻上，思量這件東西的好處，更自懊恨心慌意亂，不曾捻弄他的金蓮一番。

正在那邊放心不下，誰知那尼姑打過這遭脫冒，不但不能暢其欲心，反搔動了他的癢筋。只等旭霞出來了，把這牝戶揩拭得乾淨了，連忙拿著被兒出來，鋪於榻上，叫旭霞一聲道：「作成得你可好麼？該感激我哩！你日裡說的來領教了。」旭霞道：「這樣恩德，是生死難忘的了。如今憑你要怎的，小生敢開口道個『不』字？」了凡道：「這還是有信行的人。你後來的大事都在我身上。」兩人脫了衣服，睡在榻上，你摸我弄了一回，各自動興起來，遂上陣交鋒，放膽大戰，更餘，不分勝負的睡了。

到得天曉，各自起身著衣。了凡對旭霞道：「趁早該去了。倘你表兄家來尋覓，露出馬腳來，不但我的體面不好，你後來的大事就難圖了。」旭霞道：「去便去，只是教我怎割捨這一夜恩愛？」了凡道：「停兩日可以再來得的。小姐之事，你去後待我悄悄說向他知道，觀其動靜。倘復有好機會，立時報你知道。」說罷，去輕輕的開了後門，送他出去。兩人各自戀戀不捨而別。正是：

一朵殘花兩地飄，奇謀撮賺假妝喬。

終宵雲雨陽台上，惹得淫心越發騷。

那衛旭霞被這了凡計賺，一宵連戰，魂飄膽消的去了。但不知這素瓊小姐得了衛旭霞兩首絕句，畢竟不知做出什麼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旭霞之見素瓊，邂逅適願，自是了凡之力。一賺一失，只是和尚亦可，勿謂擲元寶也。